

走进美丽乡村

中山村,从历史深处走来

文/李玉娥 摄影/周伟

与江西修水搭界,位于崇阳东部,如若不是幕阜山旅游公路修通,我敢说,高视乡中山村肯定是崇阳最偏远的山村,而且没有之一。如若不到中山村,你永远想像不到它有多神秘,多美丽。



美丽的中山村



高视古街



村扶贫工厂



铜小公路

古道

沿幕阜山旅游公路进高视,过高视桥往东进中山,是一条黑色的玉带似的旅游路,那条路,一路在飘,有时飘在山脚下,有时飘在山腰上,飘过小山界,过小山界是哪里呢?江西——想像不到吧。

其实这条路的前身就是那条著名的古驿道,也就是说,打你一进中山,第一脚踏着的其实是古迹,是历史。茶麻古道从高视进中山,过小山界达江西。县志上记载了的,80版崇阳县志有记载,同治五年版也有记载,崇阳再

权威性的记载就找不到了。这条驿道有多古老,古道上驮载过多少辉煌与艰辛,为崇阳和江西老表创造过多少财富,怕是只有那些被脚磨得光溜溜的青石板能记得清。但石头不能说话,正如铁树不能开花,那些欢笑和眼

泪,那些喜悦和忧伤,还有那些艰涩和恐惧,已统统神秘消失,随风而去。

如今,坐小车进山,公路在飘,人也在飘,青山如画,人如画中的活页,想像着那些陈年旧事,某年某月的某一天,当我的祖先穿着草鞋,挑着葛麻或茶叶,揣着汗水在那条羊肠小道上艰难地行走时,他有没有想过,有朝一日,他的后代会有这么一天,坐在小车上逍遥着,半个时辰就抵达了江西呢?

古桥

高山大川,时代更迭,时光流逝,但中山里尚存有一些古桥,在这些古桥中福星桥最具代表性。

单孔双层,横跨在中山河上,南山因开路已被炸平了数丈宽,北山却依然陡峭。上层为20世纪80年代的加桥,钢筋混凝土结构。最为奇特的是下层

桥,青石结构,桥高数十米,双边护栏,直至今还能过双车。那些巨大的光溜溜的青石是从哪里来?怎样打磨的?又怎样砌上去的?现代的人们都不得不惊奇赞叹。要知道,那可是宋代啊,那时才刚刚兴起活字印刷,那时崇阳始名,县治才从霞星大坂迁到天城,

张咏治崇阳,治吏严谨,留下了“绳锯木断”、“水滴石穿”的成语。黄山谷是江西修水人,他来崇阳白霓姑妈家读书,他一定走过这条路,一定跨过这座桥——每次来都福星桥边,我都要莫明地激动,就想停下来,摸摸这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桥身,喝喝桥下中山河的水,想像

年幼的黄庭坚走到此处时,发髻带在山风中飘动,少小离家,前路正长,他是在思念父母还是在遥望金城书院?人生漫漫,幸有书院,山路坎坷,幸有桥梁。

这里也是现代著名书法家吴象甫的家乡,陡峭的北山上,还有村子,出了现代著名的书法家。当年,吴象甫就是跨过这座桥,走出中山,练成书法,后为毛主席纪念馆题联题字。山水灵性,日月造化,是山水之功,亦应有桥之灵性啊。



上半山情人桥

奇石

绕过福星桥往前,打过一个弯,就到了夜合山。正是喀斯特风貌,史前大峡谷。笔陡的山峰,最危险处几乎垂直,南凸北凹,硬象一座黑石山生生从中撕裂。中间有座小山,山尖独石峨冠博戴,长须飘飘,如古人垂坐,神秘莫

测。相传此山白天分开,晚上合拢,所以叫夜合山,古时多土匪出没,纵使白天也是怪石森森,阴风怒号,就连当地人,日头偏西后就不敢单独打此经过。穿过夜合山经中山村委会不远,还有一处奇石,关门石。东西两块巨

大的青石相向壁立如门框,一水从中穿过。东山顶上长有一棵碗口粗的松树,如虬龙般向上,树身驳杂呈肉红色,树枝张开如伞盖。不知从何处来,经历了怎样的磨难,生长了几千年或几万年,抑或还要生长几千年几万年,

纤细的身子,傲然独立,不知她是在沉思什么还是祈祷什么。石门下是一线浅溪,水过关门石槛有一小潭,深绿色的潭水清幽无极,纵使站在数丈高的石门顶上,也能感觉她的小巧与纯净。西边石门看似触手可及,实隔深壑不可攀援,唯东边石门顶有一条小径蛇形可达,但须胆大心细,路宽也是石宽不过一尺,脚下是绝壁深渊,纵使胆大,到此也是目晕心颤,心胆俱裂。



大湖山风力发电 汪淑琴 摄

铀矿

在中山村连绵的群峰里,有一座独特的山,这座山可是保密的啊,因为它有铀矿。

十多年前,中山进来了一伙年轻人,身穿迷彩,头戴钢盔,他们来到中

山后,不进村不住店,而是住到山上,在山上搭棚打洞,并且不许外人靠近。原来他们是国家勘探队员,铀矿一直到多年以后,这些神秘的勘探队员才透露:中山有铀矿。

铀矿是稀有金属,与镭一样,为国家尖端科技所需,当然,也和镭一样,具有放射性。那几年,中山河水虽然依旧奔流不息,但河鱼几乎绝迹,连虾都难见到踪影。但中山人并不后悔,相

反,中山人以拥有铀而自豪,以能为国家作贡献而感到无上荣光。

神奇的铀依然藏在东山,它像纯朴骄傲的中山人一样,随时等待着祖国的召唤。如若有人不怀好意,想刺探情报,对不起,你就等着吃拳头吧,中山人定以生命来保护。

铀矿是国家的,铀矿秘密是国家机密。中山人说。

大湖山之恋

2018年春,大湖山开始风力发电。虽然上山的路还没有硬化,但我们等不及了,我们要上山顶,我们要看它有什么!

山势是那样的陡,车子甲壳虫似地贴在山路上,似乎有一种时时要掉下去的恐怖,并且开始耳鸣。

大湖山是崇阳最高的山啊,大湖山风力发电场是崇阳的第一个风力发电场啊。

惊险过后是丰厚的报赏,因为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,终于摸着了硕大的风力发电光滑的圆柱型的杆子,终于近距离仰望风车长长的如巨擎似的叶子。尽管其时转动不快,但这里晚上风力十足,大湖山风力发电建成后,总装机规模50Mw,设计安装25台单机容量2000kw风力发电机组,年上网电量9650万Kwh!

前望舒使先驱兮,后飞廉使奔属

一一《楚辞·离骚》。飞廉是风的神话,只不过风的神话至今流传在民间,像日月星辰一样,是古人幻想的一个神。让大湖山变成财富是中山神话,世世代代的中山人莫不望着那高不可攀的大湖山上的风祈祷:让风变成财富吧。如今,这个梦终于实现了,2018年,大湖山风力发电站建成发电!

大飞起兮云飞扬,站在大湖山顶,一览众山小,苍山如龙,群山莽莽,太极

虚幻。突有所悟,只有站在这样的山顶,才知宇宙洪荒方的浩大,只有站在这样的山顶,才知个人生命的卑微,挫折的渺小。个人只不过是历史尘埃的一粒,就如这山上的一草一木,一石一溪,历史的车轮挡不住,所有的磨难终究会变成历史的奠基石,只有通过一块一块的积累,达到一定高度后,才能化蛹成蝶。今天的我们只有搭上时代的列车,溶个人力量和生命为大众创造,才能有作为,才能实现人生之价值。那么,大湖山,请让我幻化成这巨大的风车,张开双臂,再一次再一次紧紧拥抱你们!

红色小山界

1935年1月,国民党第三十三师在崇阳城内学兵队大讲堂召开蒲折、崇阳、通城三县党政军联席会,专门部署围剿鄂东南苏区,再次对崇阳苏区进行惨无人道的扫荡和血腥镇压,史称第五次围剿。这次围剿,老区高视小山界430多间房屋,7500多亩山林全部被铲共团烧毁,有400多人被杀,42户绝烟,18户被迁外地。

当小车飘过关门石,来到一个颇大的村子时,向导告诉我:小山界到了。

我的心莫名地激动起来,我想起了那段艰难而又光辉的岁月,想起了那些为了未来为了真理宁愿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,似乎感觉到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流淌着革命先烈们的鲜血。当车子来到村口时,司机没有继续前行,而是默默地掉头进村,然后带领我们爬到村后的山上一一那里埋葬着徐道安烈士的忠骨。长歌一哭祭英灵,1937年,红十六师四十六团政委小山界人徐道安被

反动派杀害,那次同时被害的还有徐道安的至亲,叔伯兄弟姊妹,其中还有徐道安的60多岁的老母亲在内共7位亲人。头可断,血可流,8人中没有一人叛变。史书记载,当反动派劝诱徐妈妈,只要她说红军坏话,不再支持儿子闹革命,就可以放了她时,这位英雄的母亲斩钉截铁地回答:你们可以杀了我,但我要我支持儿子闹革命,休想!第二天,徐妈妈英勇就义,英雄母亲血溅小山界。

青山如屏,两山相拥,中山河日夜流淌,如吟如颂,如诗如慕。雪白的墙,崭新的街道,街道两旁是二层的以上的钢筋水泥楼群,正在进行的美丽乡村建设……从烈士墓山下来,穿行在这样的村子里,我有一种时空穿越感,总感觉到如今山村的幸福生活就是先辈们的期盼,仿佛在告慰:烈士们,你们可以长眠了。但前事不忘,后世之师,朋友啊,千千万万不要忘了这些革命先烈啊。